



## 葛榮導師：頌詞

印度 金奈 O.R. Rao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成員

Bert 伍錫靈 譯

我第一次遇見葛榮導師在 1978 年在康提，當時我們一家人是甘地先生 (Mr. Gopal Gandhi) 及太太 (Mrs. Tara Gandhi) 的客人。甘地先生當時是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公署第一書記。甘地先生介紹我認識葛榮。我們在康提逗留的兩星期內，我和葛榮見面了很多次。我現在記不起我們談話的確實內容，但我覺得很快和他有融洽關係。他是一個頗高大的男人，但我即時感覺他有輕鬆的特質。我記起一件事情，當他帶我們到他一位親人的家（可能是他其中一位兄弟的家），那裏有兩、三個年約 10 歲的小孩。他即時進入他們嬉戲的氣氛，很快與他們一起在一片斜草坡上跑來跑去。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這一幕的原因，第一、我本人不容易與小孩這樣融洽；第二、在這一幕葛榮的「輕鬆特質」非常明顯。

其他人亦留意到葛榮與孩子們的融洽關係。甘地先生告訴我，他和太太因某些原因要離家一段時間，就會將兩個小女兒留在家由葛榮陪伴。有一次他們回家時，他們見到兩個小孩騎在葛榮背上，而他的四肢在地上！

那時候葛榮與我肯定有過一些「哲學性」的談話。我仍擁有有關這方面由葛榮及甘地先生書寫的信件和筆記。當時我非常專注思考（或我已說服自己我在專注思考）科學與靈性的真相，事實與價值，「是」與「應該」等等的分歧。科學上的物質主義或相關的哲學體系否定一切心靈、美學或倫理價值存在於宇宙的「客觀」結構。因此，不可能有「客觀」可被證實的倫理或心靈的實相或知識，但祇有「主觀」的價值取向。在倫理、宗教或藝術裏沒有「真理價值」。這類見解導致有關人類是否被注定生活在一個無意義的宇宙等等令人厭倦及陳腐的辯論。

回到印度後，我曾寫了一篇有關此類事情的冗長文章及將其副本寄予葛榮。我現仍擁有關於我們這些談話及此文章內容的筆記和信件。甘地先生的筆記出色及簡潔地概述了葛榮對這些問題的見解。葛榮指出，我們毋須墮入經驗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批判者或現實主義者所用的言詞的辯論陷阱，因為真正的倫理推動力有其更

深層的獨立源頭。「倫理的根源會是在於完全非客觀的禪修或心靈經驗。以不殺生為例，它不是主觀的價值判斷取向，而是一個社會倫理系統，這系統是由對痛苦的實相作禪修所摘取出來的。」（這是甘地先生傳達葛榮的見解要旨的文字）

葛榮將倫理「真理內容」的問題，從現代西方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等等認識論的辯論抽離。他說出我們可以及應該踏出此辯論而步入「第四立場」。此立場就是，倫理實相被視為在禪修經驗中所領會到的實相。事實上，他進一步說，那些採取這一步進入「第四立場」的人能體驗到倫理實相為內心感受到存在經驗的領會，他們會停止為這類「實相價值」的領會作出辯護。葛榮指出佛陀自己給予一個例子，如何將「主觀經驗」作核實的檢測。如尋找一位理想導師（這是概念上尋找不能被核實的特徵），我們可作一個有智慧的選擇，就是觀察這個可能導師的行為。如果他的行為不能說服我們接受他是有智慧及成熟的，我們會拒絕他。在此例子我們找到客觀的相關事，並利用它作本質上非客觀的尋找。

雖然學術上偏向經驗主義的哲學家可能因太模糊及鬆散而否定「核實不能被核實的特徵」的方法學，葛榮

引述倫理實相的「更深層源頭」於我來說有其真實性。這裏暗示了一個斷言，我們須超越概念來搜尋實相。認識論的辯論、科學的哲學觀及形而上學的推測，構建概念的一致性及和真實相應的架構，來試圖滿足人類對實相的需求。如以科學為例所給予的概念一致性與相應性，雖然在物質領域的實用性來說高度成功，但最終令我們不滿意，因為我們尋找的是更深層的連貫性、整體存在的完整性，這只能被古老的詞語「智慧」所認識。

葛榮後來寄給我一些筆記，評論我寄給他的那篇文章及參考了科學哲學家們對科學方法與科學實相的不同觀點（我仍擁有這些筆記）。他說：「從分歧的立場來看，某種相對性似乎不可避免。我們有時趨向忘記此點並崇拜科學方法，好像它在內容上是絕對的。」

葛榮繼續提問：「一個人想成為科學家，他須要做甚麼？等待科學哲學家們達成共識，或接受某一立場並拒絕其他立場，或摒棄只存於哲學家腦袋裏的『科學方法』的觀念？」

「上述的立場或任何其他立場的實踐能否令我們更有智慧？如何出離這『觀點之網』？」

「個人須全然認識概念的本質……正是思想自身過程作為抽離的觀察者。（科學家能否成為抽離的觀察者？）此實踐可被稱為禪修，並應沒有贊同任何『主義』，不論是『佛教主義』、『印度教主義』、『克里希那穆提主義』（他們的教導被轉化為『主義』）。因而個人應認識概念與實相的分別。」

我詳細引述葛榮三十多年前所作的陳述，因為它是強而有力，內存真實的陳述，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一個如葛榮的人所作的陳述，能開啟靈性實相的存在的可能性。從中我明白，若個人有足夠警覺和正念，就能超越概念和內心產生的扭曲，如實直接看事物，就可「抹去眼中微塵」。作出此陳述的人，把真實與只是聲稱作出分別。

這些陳述亦顯示出他對現代西方哲學中某些關鍵辯論要領的理解程度，它們對靈性追尋者有重要的含意。葛榮有時為自己沒有接受現代大學教育訓練表示惋惜，但在他來說，如我們所知，這沒有很大的損失，並事實上有其好處，因為他的心沒有受到考試制度的痛苦影響！事實上葛榮的例子可被作為已故錫蘭哲學家阿蘭達考馬拉斯瓦米 (Ananda Coomaraswamy) 所陳述的一個良好例證：「一流大學教育需時四年及需四十年去克

服它。」葛榮從不須經歷如此長久的「克服」。每個人都可留意到他的「輕鬆特質」，這正顯示這點。他一生不攜帶多餘的行李包袱，乃至理論包袱。

攜帶「過多的理論包袱」對他來說意味着墮入佛教所謂的「觀點之網」（見網）。葛榮當然充分意識到佛教本身可以成為一種理論包袱，這從我引用他的話中可看到這點。他並不聲稱佛教對實相有獨有權，而事實上他對其他靈性教導有興趣及持開放態度。與他的交談中，我推測他曾學習兩位現代印度的重要靈性導師 Sri Ramana Maharshi 與 Nisargadatta Maharaj 的教導。從第一眼看來會令人覺得驚訝，因為這兩位導師所用的語言，大部分是印度教的宗教哲學，但對葛榮來說，語言本身並不是障礙。

在所有現代靈性教導中，克里希那穆提的教導最令葛榮注意並細心研究其講話和寫作。他將相當多克里希那穆提的寫作，加進尼藍昆禪修中心圖書館。在印度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邀請下，他參與 1995 年在金奈舉行的克里希那穆提一百周年聚會。他積極參與聚會，帶領一些對話講習會，及結交了許多朋友。由他對這次聚會的敘述、克里希那穆提及其教導對他的「追隨者」的影響，寫下了十五頁的文章，顯示出他對克里希那穆提的

教導之重視。

在此文章中葛榮提到，有些人被克里希那穆提之教導所極為的吸引，因而墮入製造他成為權威的陷阱——這正是克里希那穆提重複警告他的聽眾的陷阱。葛榮同時指出，靈性導師的追隨者不面對自己生命所遇到的問題，及不保持一個開放提問的態度，反而經常墮入製造導師成為權威人物的陷阱。此文章有意在斯里蘭卡發表，但我不知道是否已出版。

葛榮本人的方法一方面是懷疑主義和提問的精巧平衡，另一方面是以存在實相的深刻感受和體驗為根基。這種認知態度在佛教被稱為「信」，就是「理由充分的信仰」。在《羯臘摩經》給予最清晰的例子。經中寫到羯臘摩人受到不同導師所宣揚的多種不同教導，而覺得迷惘和懷疑。佛陀告訴他們，對有懷疑的事物生起疑心是好的，並勸告他們對所有權威須存疑，無論是傳統、經文、知名導師或甚至精妙的邏輯，只可依靠自己的經驗細心思考甚麼是真實和有益的。個人覺得葛榮是這類「理由充分的信仰」之完美榜樣。

靈性導師的追隨者不面對自己生命所遇到的問題，及不保持一個開放提問的態度，反而經常墮入製造導師成為權威人物的陷阱。

他另一受眾人歡迎的質素是他讓人們流露自己。他從不把自己的實相經驗或他本人，強加於別人身上。在交談中他較喜歡留在幕後，祇會盡少用自己的說話和問題介入，好讓別人表達自己。他的在場永不令人覺得煩擾，但他傾聽的質素令人覺得他的存在，因此而更加有效。這是一種「不在場的列席」，讓別人說話而沒有重心人物的質素。

由於葛榮的這種質素，讓人覺得可以與他討論所謂非個人的哲學性事物，也可對他開放討論自身問題及聽取他對問題的看法。在友誼中能使「個人」與「無形非個人」混成一體的質素，令葛榮成為世界各地眾多人的真正「善知識」，一位靈性朋友。

正如葛榮不會區分「個人的」與「非個人的」，他對人或行為也不會區分「世俗的」與「心靈的」。所以在他朋友當中，有其興趣及職業被多數人認為是非常世俗及物質化的，同時亦有「思想嚴肅的」。我記得每當他探訪金奈，他總是探望他其中一位朋友，其工作和興趣通常被認為是「世俗的」，亦慣常揶揄葛榮的哲學及心靈興趣和活動。但葛榮看來享受這類的嘲弄。對他來說，他所重視的是與他對話的活人而不是其職業或觀念。這是一個慈心修習者的真正榜樣。



他曾說過有關性別問題的一段話，一直留在我腦海裏。葛榮說：「我認為一個人首先視自己為人類，然後才視為男人或女人。我認為這是處理自己性別的美麗方法。」

對我來說，這陳述是非凡的，它令我對此問題有全新的觀點，我須對這問題沉思一段長時間。另外，雖然在哲學及文學中的主張，真與美是分不開的。（以柏拉圖哲學為例，及濟慈的句子，「真就是美及美就是真」）這主張增添其真實性及活現起來，只因為說此主張者就是活生生的真實。

我對葛榮的最後記憶，是在1998年或1999年，一個傍晚在我金奈家，我們共進晚餐。他前往菩提伽耶，在金奈機場中轉停留。我們帶他到家停留幾個小時，我和兒子深夜送他回機場。這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某時我曾對他說：「在佛教中沒有慶祝生命。」幾天後我收到他寄來的明信片，說他在菩提伽耶正在「慶祝生命！」之後，我收到一張從南非他講學的地方寄出的佛像明信片，上面沒有日期。他一定在這次旅途中感染到他最後的疾病。這是葛榮給我最後的聯繫。